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2)

其实很简单(二等奖)

戴希

这个故事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它完全真实——

光天化日下，一个歹徒正在抢劫，旁若无人；被抢的女人拼命抱紧自己的坤包，死活不放。

“抓强盗，抓强盗啊！”女人几乎在歇斯底里地叫喊。

大街上人来人往。有的视而不见，有的驻足远观，有的且看且退。谁也不敢制止歹徒行劫。不仅不敢制止，连呵斥一声的举动也没有；不仅不敢呵斥，就是悄悄用手机报个警也无人肯试。

沉默。好一阵可怕的沉默。

沉默过后，有个戴着眼镜、文弱书生似的小伙忽然一声怒吼，像狼一般冲向歹徒。

歹徒大惊，立即掏出一把尖刀，目眦尽裂地瞪着小伙：“狗咬耗子是吧？再不识趣老子捅了你！”

小伙愣怔一下，仍然像狼一般猛扑上去。

很快，小伙摇摇晃晃，蹲了下去。但片刻，又咬紧牙关站立起来。虽然被锋利的尖刀刺中下腹，但小伙强忍剧痛，没有倒下。他一手紧紧抓住刀柄，不让尖刀深入；一手像钳子，死死钳住歹徒的手腕不放。

女人趁机挣脱，嗷嗷大叫，挥拳砸向歹徒。

歹徒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时不知所措。

众人被小伙的英雄壮举深深感染，群情激愤，一窝蜂地冲向歹徒，七手八脚，将歹徒摁倒在地。

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报警。

警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

警察怒不可遏，给歹徒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人们小心扶住小伙，请求用警车送小伙去医院。

“儿子，我的儿子！”听到小伙吃力的呻吟，人们才发现小伙的身旁还站着个小男孩。小男孩五六岁的样子，被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吓呆了。

警车一路鸣笛，将小伙送到医院。

幸亏没有刺中要害。几天后，小伙的伤情得到缓解。

有关部门要将小伙评为见义勇为的大英雄，小伙所在的单位竟炸开了锅。

“他可是我们单位最胆小怕事的人呵！”

“平常谨小慎微得不敢踩死一只蚂蚁！”

“说歹徒不费吹灰之力抢劫了他我们还信！他会赤手空拳与扬着凶器的歹徒搏斗，太邪！”

……

这样的议论传出，记者深感蹊跷。

“当时，那么多人鱼不动，水不跳的，你一个弱不禁风之人，何来胆量挺身而出？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面对歹徒凶狠的尖刀，你为什么还敢奋勇向前？”记者找到病榻上的小伙，下意识地探问。

小伙犹豫道：“你是想听真话，还是……”

“当然想听真话！”

“那好，只是我的话你千万不要对外报道。”小伙的脸上飞过一朵红云。

记者认真地点头。

“当时，我的儿子憋不住拽了一下我的手，‘爸，抓歹徒、抓歹徒呀！’

我的儿子才6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小毛孩，我堂堂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在他面前装蒜种，让他都瞧不起吧？”

记者一愣：“就这一点？”

“对，就这一点！”

屠鳄(三等奖)

[泰国]曾心

前年，泰国发生了特大水灾，乃岛家的水牛被淹死，妻子为搭救小女儿格玛脱险，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了。

乃岛对着墙壁上挂着的妻子遗像，对着家里变成一片汪洋的耕田，抱着啼哭的女儿，愁绪万千。

水患过后，乃岛在自己的高脚屋楼下，偶然发现一条头小脚短的小雌鳄，趴着昂起头看着他。乃岛眼睛一亮：捉它去卖给鳄鱼场，也许能得到五六百铢。但回头一想，不行，母鳄失去小鳄，就如自己失去亲人那样悲痛。于是，他把小鳄抱到村后的小溪里放生了。

第二天，他扛着犁耙下田，惊见那条小鳄向他家里方向爬去。他愣住了，想了半天：可能母鳄在村外的水库里。于是，他连忙骑着自行车，走了几里路，到那碧波万顷的水库，小心翼翼又把小鳄放生了。

谁知小鳄不肯走，仿佛懂得人情，那双小眼睛还流出泪珠呢。

半个月后，一个雷雨天，那条小鳄居然冒着雨回来了。这下乃岛目瞪口呆，傻了半天，蹲下去细看，也许是他一时的错觉，竟在小鳄的眸子里，见到已死去妻子朦朦胧胧的影子。他毛骨悚然，脑子突然跳出一个想法：莫非是孩子的妈妈来投胎？！

那晚，乃岛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他到寺庙“添汶”，还请了八尊和尚来念经，并用旧木板拼凑成一

张睡床，让小鳄有个“窝”。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小鳄天天长大，小女儿格玛也很喜欢，好像就是她的“妈妈”，天天和它玩。鳄鱼是冷血动物，泰国天气很热，抱着它，胜过开冷气。格玛睡时把它当靠枕，醒时把它当玩具。小鳄爱洗澡，格玛一天不知给它洗了多少次澡，在水中跟它玩，好不惬意，好不开心。

当小鳄长到一岁左右，便有女儿那般“高”了。乃岛到田里劳动，就让它“看家”。一次小偷进家，它张开大嘴巴，露出两排犀利的牙齿，发出吼声，把小偷吓跑了。又有一次，一条大蟒蛇进屋，想偷吃家里的母鸡，它甩动有力尾巴，把大蟒蛇“击”得遍体鳞伤。

于是，在乃岛眼里，越来越觉得，这条鳄鱼就像他“妻子”化身来“保”家，来照顾孩子似的。今年，田里的水稻长势特别好，预计大丰收，屋前屋后的芒果、榴莲、山竹、红毛丹、椰子，果子又大又多。乃岛也突发异想：也许是他妻子的灵魂保佑的。

七月天，他喜滋滋摘了一箩筐芒果，准备拿到市场去卖，正好撞到小女儿格玛，便递给她一个。

不料，悲剧发生了。格玛喜滋滋地依偎着鳄鱼削芒果，不小心，削到自己的食指，鲜血直流。鳄鱼闻到血腥味，本性发作，猛咬一口，把女儿的食指咬断了。

说时迟，那时快，乃岛为了保护女儿的生命，拔出别在腰间的尖刀，跳到鳄鱼的背上，向它额头的“死穴”捅去一刀。

女儿忍住疼痛，扑到父亲的身上：“爸爸，别杀它！”

乃岛愣住，那把锃亮的尖刀停在

化花记(优秀奖)

(中国台湾)刘康威

她，是一个平凡的女生。脸圆圆的，嘴小小的，头发卷卷的，可爱单纯不做作，他也这么想。别人是怎么想的吗？可能只是客套吧！

这个世界是矛盾的，充斥着无法理解的，却又不得不遵守的规则。她与其他人一般的如木偶mimic(模仿)着这个世界的种种。

如鞋柜里的拖鞋整齐的摆着，仿佛不曾有人穿过。如生产线上的罐头和谱一致的真空装填标准化的输送带上，排列的滚动摇摆着。有时候，她觉得她是变质的，是扁豆也好，是鲑鱼也好，是肉酱也好。不那么可口，被固定的口味，微微的羶腥中发酵的香臭混杂的味道，这样也不错。

而她这样想的时候，她注意到她爱戴的帽子上，竟然长了一朵花，不是装饰的塑胶花，而是一朵真正的花。这是怎么回事，她也无法用常理解释。她戴上帽子，上街逛，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而她舍不得摘掉那朵花，也用些水灌溉它。说也奇怪，它在贫瘠肥沃的帽子上，越长越大，花朵越发着绚丽的开着。

她又得意地戴上帽子，上街逛，但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于是她想，干脆也变成一朵花好了。她，在公园里的座位上，喝着杯咖啡，感到一阵昏沉。帽子上的花，它的根大量滋长，包裹住了她。她在花根里面，成了花的养分，变成了一朵巨大的花绽放。然而，公园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智



大笑。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学会了用幽默的方式去面对生活。

当时我的身边，还有三个非常好的闺蜜。一个是舞蹈学校的同事；另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还有一个是大学在校生，她也是我的初中同学，从北京直接赶回来的。每天晚上，她们仨都会形影不离地陪着我，直到我睡着了才离开。

一天晚上，我听见帐篷外面有人在哭，仔细分辨，终于听出了是她们三人在交谈。她们说，廖智以后怎么办啊？她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她老公竟然都不来陪她……看她整天笑呵呵的，心里好心疼，好难过……她们接着又开始分析自己能为我做些什么，尽力在想能帮我的办法。说着说着就开始啜泣起来，一边哭一边继续轻声讨论，既为我心疼，也替我不平。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一边听，一边悄无声息地流着眼泪。她们吐露的心声，让我觉得好幸运，能有她们这样三个朋友，在我失去一切、一无所有的时候，还可以这样爱我，照顾我。她们能抛开自己的生活，到这里来陪我，我已经很感动了。我知道，为了陪我，她们三个人，一个推迟了婚期，一个抛开了学业，另一个辞掉了工作。拥有这样的友情，此生何求？

白天，闺蜜们来的时候就像没事人一样，讲笑话，开玩笑。谁又想到，晚上，她们会躲到外面偷偷地为我哭。后来，她们对我说，每次看到你换药，我们都忍不住要哭出来，但心里又告诫自己：别哭，别哭！廖智那么坚强，她都不哭。我如果哭了，就会让她更难过。我不要她难过，我要忍住，每天都要忍住。

她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让我觉得无论面对什么，我不是一个人，还有很好、很爱我的朋友和我在一起。因为有很浓的爱陪伴着，所以那些缺失的部分就变得微不足道，比起埋怨失去，我更感恩拥有。拥有她们，我很庆幸。或许因为我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从小到大我都很珍惜身边的朋友，珍视我们之间的友情。发生地震之前，朋友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尽力相助，所以灾难发生之后，这些朋友们也不遗余力地赶回来帮助我。或许我曾经为她们所做的，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但上天眷顾我、怜爱我，知道我所失去的太多，怕我承受不了，就将这些朋友派来我身边，像天使一样照顾我、安慰我。我很感恩。

1.出逃

刘强从梦中醒来时，像孩子一样揉着自己肿胀的眼皮，亚热带丛林里的蚊子，在那儿吸过血又注射了毒汁。这时夕阳西沉，晚霞泼洒下来，山像受伤的巨人，高昂着血流如注的头颅；而烟尘般的昏暗已在高山峡谷的林莽间漂浮。

刘强竭力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而眼前，又是怎么回事？

本来以他二十几岁的青春年华，他的脸颊应该泛着健康的红晕，他的眼睛应该充满快乐的光辉；但是现在，他却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疲惫的脸上伤痕累累。

渐渐地，他终于清醒了过来。他对自己说，现在好了，身心已从被囚的牢笼里解放了出来，无尽的苦役结束了，再不必踩着晒得像稀泥般又软又烫的柏油路、背着橡胶树苗负重前行了，也不必连排泄时也蹲在那些锐利警惕的目光之下了。自由，多么好啊！他仰八叉地躺在一棵大树下，大口呼吸着清新湿润、洋溢着青草气息和野花芬芳的空气。

他怀着这样奢侈的热望又昏睡了过去。往事借梦还魂。那是摊开的一本书，似新绽的两瓣嫩叶——东华大学的《绿影》文学丛刊。他那部名叫《理想》的小说，发表在《绿影》的最后一期上。这期的发刊词里，中文系德高望重的江教授对他的才华大加赞扬。

“小说应该是虚构的。你这样照搬生活很危险。”皎皎着急地说。皎皎是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照搬生活？”他又是一愣，这说明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是真实的……是的，他分明看到了《绿影》随着一阵狂风，像影子似的随风而去了；而他的外婆在向 he 狂奔过来。外婆奔得这样急是要给他看手里的一叠纸片。外婆说：“狮儿你看，这些都是每个月我到政府去给你领生活费的证明！政府为什么要给你生活费？因为你妈妈不光是国民党少将的太太，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你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你不是反革命狗崽子啊！”

可是那些纸片飘飘扬扬，像一群蝴蝶，也随风而去了，他想抓也抓不住。他知道自己“以小说反党，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已无法摆脱，“反动学生和反革命狗崽子”的命运也无法改变了。

“我们逃吧！”同自己一样是“狗崽子”的学兄潘松林向他耳语。“我姐姐在南方边境。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去找我姐姐。不过，这事绝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但他想江教授曾对他说过他在香港有很铁的关系。自己出去了举目无亲，他的关系也许会有用。他就到了江教授家，将一切向他和盘托出。哪里想到，江教授揭发了他。第二天早晨，他被捕了。

1967年4月，他以撰写“反动小说”和“企图叛国罪”被判刑13年；在监狱里关了两年以后，被遣送至云南边境的一个劳改农场。六年以后，一场突发的地震成全了他。当时他正请求上厕所——劳改犯的厕所在一个高坡上，坡上有一个高高的岗亭，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持枪的狱警近距离警戒着。地震让那站岗的狱警慌忙离开岗亭，跑到坡下去了，而其他管教干部也乱成了一团。他乘机逃进了山坡后的一片橡胶林里。

他在丛林里狂奔了大约三十来公里，来到了中缅边境的一个叫“黑泥塘”的山口。由于紧张疲劳加饥饿，终于晕了过去。当地的景颇人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用毛主席语录封皮包着的圣经，将他当成了自己的教友，就让他夹在他们去对面赶集探亲的队伍里，顺利地到了密支那。但那里也有不少从大陆过来的人，他仍觉得不安全，就将自己的名字刘啸狮改成刘强，决定到缅西的山地民族区去呆一段时间再说。于是，他就用景颇人临别时给他的少量缅币，买了一张从密支那往西经摩拱到加迈的汽车票。在加迈下了车，再往西就没有汽车路了，但刘强没有停住脚步。

竹林



然而，自从在缅甸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寨吃过一顿米饭到现在，已经记不清几天没有一粒米下肚了。他采半生不熟的野果和野芭蕉果腹，用树棍子开路，抵达了伊洛瓦底江的上游。现在，危险好像是没有了，然而口味却一下子难以适应。他只想吃一顿饭，一碗煮熟的、不管用什么样的粮食做成的饭，用咸菜或盐巴佐佐就可以了。